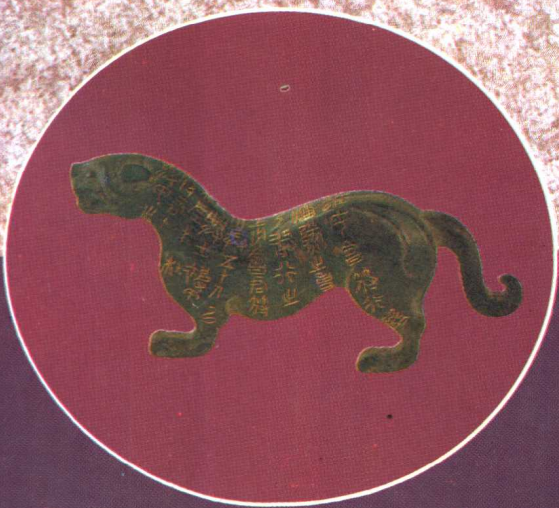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历史演义

群雄争霸

春秋战国篇



大连出版社

插图 王国能

责任编辑 许文彦

封面设计 黄华斌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历史演义/陶钧, 黄卓主编. —大连: 大连出版社,
1996.3

ISBN 7-80612-222-2

I. 中… II. ①陶…②黄… III. 历史—中国—通俗读物 IV.
K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23019 号

中国历史演义 (1—8 册)

陶钧 黄卓 主编

大连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
(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2 号) 铁十六局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900 千字 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44.5
印数: 0 001—5 000

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登记号 (辽) 第 15 号 ISBN7-80612-222-2/K·8

定价: 全 8 册 48.00 元 (本册定价 5.90 元)

目 录

本篇主要人物	(1)
第 13 章 庄公克段战周王	(5)
第 14 章 桓公首霸群雄	(19)
第 15 章 襄公“仁义”之师	(36)
第 16 章 重耳百难兴晋	(43)
第 17 章 穆公称霸西戎	(58)
第 18 章 楚王“一鸣惊人”	(64)
第 19 章 伍子胥过昭关	(71)
第 20 章 勾践卧薪尝胆	(80)
第 21 章 三家分晋	(89)
第 22 章 西门豹治邺	(97)
第 23 章 商鞅变法	(108)
第 24 章 孙庞马陵之战	(118)
第 25 章 赵国将相和	(130)
第 26 章 秦赵长平之战	(141)
第 27 章 图穷匕首现	(151)
第 28 章 千古一帝	(159)

本篇主要人物







夫差



勾踐



趙衰子



知伯



西門豹



巫婆



商鞅



蔡季公



孫臏



龐涓



蔣相如



蔣顯



趙括



白起



荆軻



太子丹



秦始皇



王翦



第 13 章 庄公克段战周王

公 元前 770 年，周平王将都城从镐京迁到了洛邑。因为镐京在西边，所以历史上就把周朝京都在镐京的时期称为西周；洛邑在东边，就把平王东迁以后到秦统一中国前这一时期叫做东周。

周平王东迁的时候，许多诸侯国都带着兵马前来护送，有的还上表祝贺。平王挺高兴，就用土地封赏护送东迁有功的诸侯。可是这样一封赏，各个诸侯国的势力都强大了，周王朝的势力却比以前更弱了。

郑国的郑武公在平王东迁的时候出过力，周定都洛邑后又出过一些好的计策，所以，周平王也赏给他一些土地。从此，郑国的势力越来越强大。而且，郑武公还是周平王的卿士，在周朝廷中掌管着朝政，所以，他很想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在诸侯国中做个霸主。可是，他的两个儿子总是闹纠纷，使他的打算没有成功。



郑武公的两个儿子是亲兄弟，他们闹什么纠纷呢？

原来，郑武公的妻子叫姜氏，姜氏生了两个儿子。大儿子叫寤生。姜氏生他的时候难产，差一点儿死了，所以她就特别讨厌这个儿子。姜氏非常疼爱小儿子，小儿子名叫段。姜氏很想让小儿子做太子，就经常在郑武公面前夸奖他怎样怎样好，但是武公没有答应，还是立寤生为太子。后来武公去世了，寤生就继承了父亲的君位，当了郑国的国君，这就是郑庄公。郑庄公还接替他父亲继续做周王的卿士，在朝廷里办事。

姜氏非常不高兴，因为她喜欢的小儿子没当上国君。怎么办呢？她想了许久，想了一个好办法。有一天，她把庄公找来，对他说：“你现在当上了国君，全国都归你所有。可是你的弟弟，还没有合适的领地，成什么样子呢？”庄公平时非常孝敬母亲，这时就说：“母亲您看怎么办好，我听母亲的。”姜氏早就有了主意，一听庄公问她，便说：“你把制邑封给他吧。”制邑是郑国的一个很险要的地方，特别在军事上很重要。庄公不愿把制邑封给弟弟，就对母亲说：“制邑是郑国最重要的地方，父亲早就说过这个地方不能封。除了这个地方，母亲要我封他哪个地方，我都同意。”姜氏听后很生气，想了一会儿，没好气地说：“那就把京城封给他！”京城是个大城，庄公也很不愿意把京城封出去，就低着头不说话。姜氏一看更加来气了，就说：“你这个城不许封，那个城不答应，干脆把你弟弟赶出去饿死算了。”郑庄公一看母亲生气了，赶紧赔不是说：“不敢，不敢，母亲说怎么办，就怎么办吧。”

第二天，郑庄公召集了文武百官，对大家说，要把京城封



给他的弟弟段。大夫祭仲马上反对说：“不能这样，京城是个大城，跟咱们的都城一样，地大人又多，是个很重要的地方。你把京城封给了段，等于宣布一个国家有两个国都，有两个君主。谁都知道，太夫人非常宠爱段，要是他得了京城，势力大了，将来要出事的。”其他大臣也都说：“不该这样做。”庄公见大臣们都不满意，就解释说：“这是我母亲的意思，我做儿子的怎么敢不听从呢？”就这样，庄公把京城封给了弟弟段。

段就要到京城去了，临走前他来到后宫向母亲姜氏告别。姜氏拉着他的手说：“我还有话说。”然后把左右侍奉的人都支开，轻声对他说：“你到了京城，可不能只贪玩儿，要注意招兵买马，好好操练，做好准备。将来一旦有了机会，我赶紧派人给你送信。你带兵马从外面打进来，我在里边做你的内应。那样，郑国还不是你的了？！要是你当了国君，我死了也能闭上眼睛了。”段听了母亲的话，就带着亲信，到京城去了。从此，人们就称段为“京城太叔。”

太叔段到了京城以后，就开始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加紧训练军队。附近地方的奴隶和犯罪的人逃到京城来，他都收留。他还以打猎的名义，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夺取了周围一些不属于他的地方。这样过了几年，太叔段的势力越来越大。

这些事当然早就有人报告给了郑庄公，有的大臣甚至请庄公快点儿想办法管管太叔段，说他要谋反。庄公听了，只是笑笑，并不着急，而且还说：“太叔这样不怕辛苦，训练兵马，都是为了国家，怎么好去问罪呢？”大臣们都替庄公担心。有个大将叫公子吕的沉不住气了，对庄公说：“太叔倚仗着太夫人



对他的宠爱，又凭着京城的坚固，以打猎为名，训练兵马，其实心里打着坏主意。我这就领一队兵马，到京城去把他捉来，免得以后出乱子。”庄公把脸一沉，批评他不该这样怀疑太叔。庄公说：“太叔是我母亲最喜爱的，又是我的弟弟，我怎么能那样做？我宁可失掉一些土地，也不能伤了兄弟情份，叫母亲伤心。”公子吕仍然很担心，他严肃地对庄公说：“我很担心郑国以后要不安定了。现在，太叔的势力越来越大，到处横行，大家都人心惶惶，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主公这会儿由着太叔，只怕太叔以后不由着主公了。”庄公却很有把握，安慰了公子吕一番，不紧不忙地说：“你们不用多说了，他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到了那会儿，谁是谁非，大家就都知道了。”

但是大臣们私下里还是在议论，都为国家担心。公子吕有一天对大夫祭仲说：“我们主公只讲兄弟之情，却不顾国家的安危，真让人担心哪！”祭仲却说：“你不必担心，主公很有主意，不会不考虑国家大事的，也许是当着大家的面不好说。你应该了解主公的特点，他一定会有好办法处理这件事。”听了祭仲的话，公子吕还是半信半疑。于是，他又去见庄公，对庄公说：“我很担心太叔段势力越来越大，他是主公的弟弟，又受太夫人宠爱，将来除不了怎么办？”庄公说：“不必害怕，一个人坏事干多了，必然惹起更多人的反对。反对的人多了，他就一定会垮台的。太叔段做的一些事，虽然有些不对，但还不是叛乱，我还不能去把他抓来。如果我现在动手去抓他，母亲一定会出来阻止，我还担个不孝的名声。我们现在不去管他，只是多留点儿心就行了。”公子吕看到庄公已经都考虑到了，也就



不再担心了。

过了几天，郑庄公吩咐大夫祭仲管理国内和朝中的事情，自己要上洛阳去朝见周王，并说要去好长时间。

姜氏听到这个消息，立刻写了一封密信，打发一个心腹人送到京城去给太叔。太叔接到密信，非常高兴，马上写了回信，与姜氏约好五月初五攻打郑都，叫姜氏做内应。

太叔一边做着发兵的各种准备，一边做着就要当上国君的美梦。他怎能想到郑庄公早就派公子吕做好了应付他的一切准备。公子吕派人在半路上捉住了那个给姜氏送回信的人，搜出信来，交给庄公。庄公看了信，心想：果真弟弟早就暗算我了，好在我已经有了准备。这样，他就假装去洛阳，偷偷地绕了一个弯儿，带领着军队，来到京城附近埋伏好，单等太叔动手。

同时，公子吕又派了一些人，打扮成商人的样子，混进城去，只等太叔的兵马一出城，他们就可以抢占城门，把城外早已埋伏好的大军放进来，一举夺下京城。

一切准备都做好了，太叔就对手下士兵们说：“我奉了主公的命令发兵去保卫都城。”这样，他就率领着训练好的全部兵马出了京城，浩浩荡荡向郑国的都城进发。

太叔的车马一出城，公子吕的士兵们就抢占了城门，在城门楼上放起火来。早已埋伏在城外的士兵们一看见城楼上起火，城门大开，立刻大声呐喊着，冲进城去，没费什么事，就占领了京城。

公子吕占领了京城以后，就贴出了告示，告诉城中百姓庄



公如何德行好、讲仁义，又列举了太叔段不仁不义的种种行为。同时，公子吕还号令兵士们要守纪律，不能随便抢百姓的东西。这样，京城的百姓也都拥护庄公，反对太叔了。

太叔段刚离开京城不久，听说京城丢了，那还了得？他连忙带领兵马连夜赶回来攻城，哪里攻得下？没办法，他只好先在城外扎下营寨。兵士们见到这种情形，才知道太叔出兵原来是要去打国君，为他自己篡夺君位，便都说：“我们怎么能这样糊里糊涂地为他卖命呢？赶快走吧。”不几天功夫，兵士们便乱哄哄地跑了一半。

太叔一看兵士们跑的跑，变心的变心，知道再也夺不回京城了，只好叹了口气说：“母亲待我太好，反倒害了我了，叫我再也没有脸面见人了。”说完拔出剑来，自杀死了。

郑庄公让大夫祭仲把姜氏送到城颖去住，免得回到京城再见到她。他埋怨母亲不该教弟弟干这种事，发誓说：“不到黄泉，再也不见母亲了。”庄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一辈子都不愿意再见到母亲了。

姜氏见到了庄公派大夫祭仲送来的信——一封是自己写给小儿子的，一封是小儿子的回信——知道小儿子发兵攻打郑都已经失败，并且自杀死了，又懊悔，又惭愧。她觉得再也没脸见大儿子，就按照祭仲的安排，收拾东西，离开郑都，到城颖去住了。

正当郑庄公为这件事心中很不痛快的时候，颖谷地方有一个名叫颖考叔的小官吏来了。他打了一只特别的鸟，说是向庄公进献野味，求见庄公。庄公见他提着鸟进来，就叫人把



礼品收下,然后问他:“这是什么鸟?”颖考叔说:“这鸟叫夜猫子,白天看不见任何东西,连一座大山在它面前也看不见。但是到了晚上却什么都能分清,在黑暗中连最细微的东西它也能分清。真是日夜颠倒,不分是非的坏东西。这鸟小的时候,母亲为它捉虫子,自己不吃,喂给它吃,辛辛苦苦地把它养大。它翅膀硬了,反倒回过头来吃它母亲身上的肉,真是个不孝的鸟!这种鸟,人们都很厌恶它,所以总把它捉来煮了吃。”庄公听了这些话,明白他的意思,脸红了一阵,但什么也没说。

可巧到了吃饭的时候,庄公就叫颖考叔一起吃。他们吃的是蒸羊。庄公夹了几块肉给颖考叔吃,颖考叔行了礼,接过羊肉,拣几块顶好的包了起来,恭恭敬敬地放在一边。庄公很奇怪,问他为什么不吃,他说:“我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,还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肉。今天主公赏赐给我这么好的东西,我想起老母亲还没吃过,自己哪能咽得下去呢?我想把主公赐给我的肉带回去给老母亲尝一尝,主公不会怪罪我吧?”郑庄公听了他的话,心事重重地长叹了一口气说:“你可真孝顺啊!”说着,两眼止不住流下泪来。颖考叔显出十分惊奇的样子说:“主公为什么叹气啊?臣有什么地方冒犯了主公,请主公治罪。”庄公摇摇头说:“唉!你做臣子的有母亲奉养,我做了诸侯,却不能像你那样奉养母亲。做儿子的不能孝敬母亲,叫我如何是好呵!”说着,一脸愁苦的样子。颖考叔还是装作不知怎么回事,说:“主公这是什么话呢?太夫人不是很健康吗?谁都知道主公非常孝顺太夫人,怎么说不能奉养她呢?”庄公又叹了一口气,把姜氏如何怂恿太叔段攻打国都,太叔段



最后被击败，他又怎样安置姜氏，还赌咒起誓不到黄泉不再见面的事，详细说了一遍。说完以后，又很后悔地说：“当时正在气头上，就把母亲送到城颖去了，处理得太急了，也不恰当。现在想起来很是难过。可是当时已经立下誓言，现在后悔也没办法了。”

颖考叔听完庄公的话，就说：“主公在这儿惦记着太夫人，太夫人一定也惦记着主公。我们都知道主公是非常孝顺的，如果是因为发过不到黄泉不相见的誓，这也并不难解决。黄泉不就是地下的泉水吗？人不一定要死了才能到黄泉。咱们可以挖个地道，挖出水来，就是黄泉了。再在地道里盖一所漂亮的房子，请太夫人先住到里面。主公走进地道去跟太夫人见面，不就应了当初的誓言吗？然后再把太夫人请回来，主公不就可以实现孝敬太夫人的心愿了吗？”

庄公听了颖考叔的话，非常高兴，连忙夸赞颖考叔既聪明机智，又忠诚孝顺，就派颖考叔带人去办这件事。

颖考叔立即带了五百个人，在一个山下挖地道。不几天，地道挖好了，又盖房子。房子也在很短时间内盖好了。一切就绪，颖考叔就先去城颖见姜氏。他将主公思念母亲的心情向姜氏说了，把姜氏先接到地道下的漂亮房子里住下。然后又去请庄公从地道里进去。

庄公见到了母亲，连忙跪到地下说：“儿子不孝，这么长时间没来孝敬母亲，求母亲恕罪！”说着说着，禁不住哭了。姜氏又惭愧又伤心，也为庄公的行为所感动，连忙搀起庄公说：“是

第十三章



庄公見母于『黃泉』



我不好，哪能怪你！”母子俩抱头痛哭了一场。

庄公扶着母亲出了地道，又扶着母亲上了车，一同在街上行走，让百姓们看看，然后慢慢回到了宫里。

百姓们看见庄公恭恭敬敬地把母亲接回了宫里，都称赞说：“庄公可真孝顺呵！”对庄公更为服气了。

太叔段有个儿子叫公孙滑，一心要替父亲报仇，便跑到卫国去借兵攻打郑国。卫国没借兵给他，他就带了自己的人马攻打郑国的一个小城，失败后又逃到卫国。因此，郑国许多大臣都主张斩草除根，把公孙滑捉来杀掉，以免后患。郑庄公却不想这样做。因为他明白公孙滑已经没有多大力量反对他了。正好他的母亲姜氏又派人来替公孙滑求情，庄公便放过了公孙滑，还与卫国建立了友好关系。

这样，郑庄公不仅给本国百姓一个既忠又孝的好印象，而且在与周围邻国的交往中，几件事都处理得比较得当，也落了个仁义的名声。再加上他足智多谋，又有本领，把郑国治理得越来越强。同时，郑庄公还在周王朝中做卿士，几乎独霸朝纲。这样，不仅各诸侯国，如齐国、鲁国、宋国、卫国、陈国等都尊敬他，与他来往，连周王都怕他三分。周平王死后，周桓王继位。周桓王不想继续被郑庄公控制，便想把郑庄公手中的权夺回来。一天早朝时，群臣都来参见周桓王，郑庄公也来了。桓王对庄公说：“你是先王老臣，我还年轻，不敢用先王的老臣，请您自便吧。”郑庄公一听就明白了，于是说道：“我早就要辞职，只是先王不答应。现在陛下英明，体谅我的难处，我马上就走！”说完，头也不回地退朝走了。虽然这样说，心里还